



临河而居

■李玉辉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小镇的一条河边，那是一条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小溪的河流。不过，当它流到我住处的时候，突然就变大了，拓宽了，然后拐了一个温柔的长长的湾，并且在东边还形成了河滩，尽管河滩的面积小之又小，但风景至此，已经是意外之喜，甚至喜悦得让人心驰神往了。

春天里，它最是让我着迷。春风吹呀吹，小河水哗哗地流。风到之处，水流之处，像是有了一种神奇的约定，冬的肃杀仿佛一夜之间风吹云散。乘水流的大军还未压境，我们先来看看转弯处的那一片河滩。青草不知什么时候探出了头，一天天地变绿变茂盛。这个时候，我每天都要静静地观看它们很久，直到看出小小的辽阔和优雅来。当然还有花，不知名的，娇小、柔弱、稀疏，花不知名色更娇，它们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着实令人迷醉。偶尔会有一只鸟轻盈地落下，略一停留又倏忽远飞，它不动声色，只作灵动的点缀。有时，还会有一头牛自作主张地现身这片河滩，津津有味自我陶醉地咀嚼青青草地。这一片河滩，它简洁到极致，内涵却丰富得像一幅大师笔下静穆而极富情调的传世佳作。

这样寂静而富有生机的情形并未持续多久，春潮带雨晚来急，虽为小河，但几场春雨过后，河里的一切就被淹没殆尽。想来那片河滩里的草地，只能在水流里渐渐变黄变少变憔悴变得无法透过气来，只能成为鱼儿恣肆的场所，甚至成为鱼儿随时张嘴欲取之的果腹之物了。春水要漫涨好些日子，那段日子里，小河水堪比瀑布之急，它带来了许多的花瓣叶片以及数不尽的人间弃物，它将我的思绪放飞，也让我的内心长久地怅然，它让我在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最蕴含希望的季节里不由自主地黯然神伤。是的，春天，这最具梦幻色彩的创造者，它创造了姹紫嫣红千遍，却都付与这满河的无情流水，晃晃悠悠一路颠簸渐渐消失于不可知的远方。当然，也不是说从此河流就风景萧然不堪再看，两岸草树青翠，微风轻拂，鸟啼声脆里，因为有水一路的柔情相伴，也是有着别样的风情。

当细雨不再蒙蒙，当春风不再令人沉醉，季节已经悄悄迈入夏的门槛。其实不用翻阅日历，小河边扑通扑通跳下去的孩童，水里钻进又冒出的的一张张欢快的笑脸，早已生龙活虎成为一条河的主角。“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夏季的到来，虽然掩盖了那片令我迷醉让我浮想联翩的河滩，但它又带来了我最喜爱的荷。在河滩边下游三五米远的地方，悄悄长出了一株株荷，田田荷叶每日随流水晃动着，像是跟我没完没了地打着招呼，你看你看，多么的有人情味，真不枉我付出那么多时日的倾情陪伴。不知为什么，尽管荷叶如盖，数量也算可观，我却从未见过它们开花，映日荷花每次在我的想象和梦里成形，却每次都近在咫尺中破灭，未免有点让人唏嘘抱憾。

秋与冬，小河走进了静谧寂寂里，静得令我有前所未有的清醒。就像浮华散尽，像盛席华筵终散场，河水急急退去，河滩、河床相继裸露，并且了无生气。这个时候，我就会捧着一本书，在天地寂寂间走向文字的世界。随着文字的照片，思考和回忆变得辽远悠长了。一些在其他季节里读过的书，这个时候是能读出另外的意味来的，也会读出许多的微妙和思考来的。那些最遥远的往事，那些逝去的人与事，都随水而去了远方吧？亲切的越发亲切，痛苦的忧伤的，也会在与河流静静的对坐里得到平复与宽慰。

当小河为我慷慨地奉献这些的时候，我就常常激动得语无伦次，热泪盈眶。一年四季，不知道有多少时候，我推开一切俗务，坐在阳台上，什么事也不干，就是看河读河。看着河水以及河流周边的一切在四季里的变幻，读昨日的心情和遗憾，以及今天的惆怅与期盼。我要把一年的喜悦与忧伤，失意与飞扬，要把变幻无穷的人间往事，贪婪地观望，孤独地回忆。在我的静止与它的奔流里找到一些我一直寻觅的东西，让它把我生命里的一切擦亮了，擦出一道道纯粹的风雅与顿悟！

清花湾记

■屈 斌



七孔桥

悠悠蒸水流经新桥古镇时，转了一个大湾。湾里良田千亩，种什么长什么，长什么旺什么，百姓怡然自乐。又因清花河与之在此交汇，故名清花湾。

光绪五年，乡绅谭氏主持捐建的蒸水七孔石桥和清花河搭板桥，相继落成。从此，清花湾里小桥流水人家，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乡民索性指桥为地名，曰“新桥”。台源的“贡莲”、渣江的土棉纱、长塘铺的梳篦、三湖的“贡米”、金溪的“玉兰片”、界牌的瓷器、零陵的“湘妃竹毛笔”，随着衡桂驿道上飘来广西“刘三姐”优美的歌声，穿过石桥七孔，经石鼓嘴，入湘江，达洞庭。

夏日清晨，应李钦华同志之邀，与诗人刘宏伟陪同本土作家凌奉云游览清花湾。年轻的钦华同志在新桥村“双肩挑”，既是村支书，又是村主任，身板结实，手指粗糙，仿佛一位行伍之人，他对清花湾的典故如数家珍。新桥的乡村振兴，他也成竹在胸。我们一路欣赏，一路倾听，不知不觉走上了七孔桥。修缮后的桥面平整，宽如马路，站立桥头，清风习习。眺望蒸水，波光粼粼，远道而来的清花河直入大湾，如射日的后羿把箭搭弓。那清花古渡的青柳，是晨曦里梳妆打扮的美娘，波光中的倩影随风荡漾。

桥墩旧石头上的几道小孔，特别醒目。凌奉云郑重地说，这是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当年，赤水铺的共产党员在新桥巷头街尾贴标语，发动群众，人们箪食壶浆欢送北伐军过桥北进打军阀。衡阳保卫战中，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过桥涌进衡州城，日寇炸毁二孔分水处，桥体伤痕累累，但石桥依然屹立。经历解放前夕的一场世纪洪水，新桥变荒芜，石桥仍不倒。衡宝战役中，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桥上追穷寇，整整过了三天三夜，大败溃军于祁东黄土铺。七孔桥是胜利桥。

相隔数米，一座崭新的水泥新桥横卧蒸水。20年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助力村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清晨，那带刺还扎手的黄瓜，透着光的圆圆茄子，带着叶子的扁扁豆角，沾着泥土的红红萝卜，连着根的白白莲藕，渗着露水的绿绿青菜……搭乘蔬菜公司的生鲜冷冻车从水泥桥飞驰而过，走上了市民餐桌。七孔桥上，再也不见挑担青菜赶新桥早市的菜农，晨辉里，留下游客桥上看风景的身影。

七孔桥很古老，行走其上，犹如翻阅历史长卷，动人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千年乌木

乌木也称阴沉木，系在潮湿缺氧的弱酸性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木材，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防虫又防蛀，被称为“植物界的木乃伊”。

清花古渡就有这样一段阴沉木，旁无侧枝，长十米余，像一个黑巨人躺在河边。它由两条铁箍固定，树身三人伸手才能合围。常来此采风的刘宏伟温馨提示：“这段乌木还只是枝干。”“摸乌木，走好运！”

我摸着乌木，脑海呈现如此美景：春和日丽，蒸水如带，古木参天，郁郁青青；平沙落雁，锦鳞游泳，细波微澜，高桅林立。衡桂驿道上，临河的一棵大樟树，遮天蔽日，迁客骚人常驻足休憩。夏日的一场暴雨，泥石流裹着樟树，冲入河底。乌木侧旁千帆过，蒸水两岸万木春。

夕阳下，一艘装满粗盐、墨鱼干、布匹和南北特产的货船，停泊清花渡口。抛下锚，激起金色的浪花，像节日里“打铁花”，高高升起，又迅速落下。船老板、船夫围坐甲板抿湖之酒，说粗话俚语。

“嘭”的一声！锚绳断了。或许是货物超重，或许是锚绳超龄“服役”，失控的货船随流而下，犹如脱缰的野马直逼不远处的七孔桥。“抛备用锚！”处变不惊的船老板站立船头，指挥道。

“嗯。”船夫的回声干净利索。

“砰”的一声，新锚抛向蒸水河，溅起的浪花几米高。银沙细石的河床，新锚勾不住，随流下移，桥墩近在咫尺！突然，锚绳被拉得笔直，像被大鱼咬了钩的钓绳。站在船边的船夫被巨大的惯性重重地摔进河里，“水上漂”的船夫一个翻身，露出水面，马上抓紧锚绳，他一个“溺劲子”钻进河里，顺着锚绳摸索，许久才浮出水面，兴奋地向大家招手：“锚，深深地勾住大树了。”

“清花湾里有神灵”的消息不胫而走，沿着蒸水河传遍三湘四水。

那年，捞沙船将这棵大树打捞上岸，放在清花湾畔，供人参观。某夜，月黑风高，几辆货车偷偷地溜进了熟睡的新桥，分段锯乌木。发动机声还是惊醒了村民，货车仓惶逃离，仅留下这段阴沉木。

钦华同志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给这段乌木扎两条“腰带”，还树起了摄像头。来清花湾的游客都会在这段乌木上摸一摸，再合个影。

我在省博物馆见过大型的乌木棺槨：三层楼高，乌黑深邃，溜光。保护辛追夫人千年不腐。

瓜果香

清花湾产瓜果，西瓜皮薄瓤红，甘甜多汁；香瓜皮脆肉厚，脆爽可口。户户善种植，夏育瓜果，冬种菜。时有生鲜冷冻车到家门口收购。冬季，清花湾里的大白菜、水萝卜，仍是绿油油的一片。夏日炎炎，西瓜、香瓜躺在良田里享受“阳光浴”。

走进瓜地，满眼的绿，仿佛置身内蒙大草原。一排排的大西瓜，或深绿发黑，或翠绿带绒；一个个甜香瓜，或嫩黄，或肚白；它们掩映于藤叶之中，若隐若现，仿佛一个个可爱的“瓜宝宝”在和你捉迷藏。蹲下身，逮住一个绿皮西瓜，拂拭蒂旁绒毛露珠，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拍它，“扑扑扑”“扑扑扑”，仿佛在擦掉久睡宝宝的口水，轻声地叫，“起床了”“起床了”。

摘个香瓜，掰成两半，果肉莹莹透亮如美玉。咬一口，碧水四溢，浓甜的汁简直要粘住你的唇。车上放几个带着花叶的香瓜，香气弥漫整个车厢，引来几只小蜜蜂在车窗外飞舞。闭上眼，躺会儿，像是躺在开满鲜花的园子。此刻，“丝竹乱耳”“案牍劳形”之烦无影无踪，“五柳先生”的“此中真意”，让你体会得淋漓尽致。

凌奉云赞叹道，在新桥村，灭虫靠灯引诱，施肥用有机，瓜果全是绿色的！

七月初，带娃研学石鼓书院。出门，见路边满车的大西瓜，上前挑选。卖瓜人一刀切出两轮红日，数刀切出几片半月。吃一口，酷暑顿消。老板，这瓜哪产的？他笑着望着敲着“扑扑”响的西瓜，大声答：清花湾！

绣花鞋垫

■杨德振

清理衣柜时，在柜底突然发现一双绣花鞋垫。垫底上用密密匝匝的白线一针一线纳成，中间是彩色的鸳鸯戏水图案，用七彩云丝一针一线绣成，精致、细腻、逼真，虚实疏密，意存笔先，栩栩如生。我记不起来这双绣花鞋垫是哪个姑娘送给我的，只记得近二十年来好像没有哪个姑娘给我送过绣花鞋垫。见此绣花鞋垫，倒是勾起了过去一幕幕的索要和“抢劫”绣花鞋垫的故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十二、三岁，上初中，看见家庭富裕一点的同学的胶鞋里垫上了一双绣花鞋垫，羡慕极了。我问同学：“这是谁做的这么漂亮的鞋垫？”同学神气又自豪地说：“是我姐姐做的。”我越发郁闷，我没有姐姐，两个妹妹尚小，做不了鞋垫，母亲既不会做，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做鞋垫，大集体生产时代，挣工分比什么都重要。平时我打赤脚的时候多，母亲连给我们做一双合脚的土布鞋子的时间都没有，怎么会纳鞋垫给我穿呢？

我便转过来恳求同学，请他姐姐也帮我做一双简单的鞋垫——不需要描龙绘凤、图案艳丽的鞋垫。同学一口拒绝了。那种丢丑的感觉，至今在我心里还残存和发酵着。

读高中时，家里给我做了一门亲事，对象是个农村女孩，文化程度不高，但针线活做得不错。我很满意，叫她不停地给我做绣花鞋垫。读高二时，我鞋子里的绣花鞋垫同样也引起了别的同学的艳美和嫉妒。有一个最好的同学，他趁我晚上睡着了，把我鞋子里的鞋垫偷偷塞进了他自己的鞋子里。第二天，我穿着胶鞋，没怎么注意自己的鞋子里没有鞋垫了，半天时间脚底冒汗，里面就滑不留秋的，这时才想到，鞋垫去哪里了呢？找了半天，那个同学才说：“试穿了一下，有福同享嘛。”

我的一个表哥娶了一个心灵手巧的表嫂，迎娶时，表嫂带来了一大箱子自己做的绣花鞋垫和土布鞋，用大铁锁锁得严严实实，这在当时曾引起“轰动”，成为姑娘们竞相模仿和学习榜样。当时我在现场，企图“浑水摸鱼”，“偷抢”几双绣花鞋垫回来穿，怎奈“铁将军”把门，上不了手。事后，我跟表嫂明要，表嫂大方地给了我一双绣花鞋垫，我欣喜不已，念念不忘。

1982年底，我参军入伍了。离开家乡时，我的那个对象也给我送了六、七双绣花鞋垫。到了部队后，被战友们一抢而光。三年后，我回老家去探亲，对象又给了我五、六双绣花鞋垫，这回我“汲取教训”，藏得很紧，因此这一次的鞋垫前后穿了四、五年之久。垫在脚下，暖在心上，我搞什么野外训练，脚下生风似的，全营五公里武装越野比赛，我拿了个第二名，步枪一百米打靶，我打了个第一名。当时，我发奋训练，努力干出成绩，就要想报答这个对象，争取有点出息，好把她带出农村。怎奈我干出了一点名堂、连续四次荣立三等功之后，她以为我“跳出了农门”，认为自己配不上我，主动要求我解除婚约……此时，绚丽多彩的绣花鞋垫还穿在我的脚上，成了最后挥之不去的美丽梦魇。

时至今日，绣花鞋垫已鲜见，但温馨还在。回想往事，它已成为流年岁月中的一个令人迷恋而又惆怅的记忆，定格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明晰。